

周世尧教授生平简介

周世尧于 1915 年 11 月 13 日出生在湖北黄陂县水砦村。周家曾是一个大户人家，他母亲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来周家续弦，就生了周世尧一个。周世尧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六个姐姐。周世尧父亲那一代有兄弟三人，他大伯父是一个秀才，在家开书馆。教自家子侄读古书。周世尧从小随家族中子弟一起在大伯父的私塾学堂读书。他二伯父曾在满清时代做知县，长年在外当官，晚年才回武汉，住在武昌祝家院（现在的民主路）。周世尧的父亲是老三，曾在衙门当差，管庶务工作，是一般小职员，在汉口忙于工作，很少回家。周世尧随他母亲及几个姐姐在家，周世尧的大哥在汉口读书，是师范毕业，因不满包办婚姻积郁成疾，医治无效，不幸早逝，他的六个姐姐也陆续婚嫁。周世尧在 11 岁时就丧父，家中剩下他母亲和寡嫂及大哥的遗孤侄女。孤儿寡母，家庭衰落，经济日渐拮据，家里仅留下能产十几担棉花的地雇人耕种。

周世尧是他母亲的独子，因而他的童年是很幸福的。据周世尧的母亲讲：周世尧小时候很长得眉清目秀，且性情憨厚、聪颖活泼，很招人喜欢。由于他大哥早逝，周家第三房就是他一线单传了，所以全家人都百般疼爱他，并对他寄予厚望。

周世尧长大后就到武汉上学，住在他二伯父家里。二房也是一个独子，叔伯嫂子是大家闺秀，能吟诗作画，也很贤淑，对周世尧照顾有加、关怀备至，给他的

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周世尧喜欢运动，中学时他就是武汉市足球队的成员，所以在中华附中上学时，周世尧并不是班内学习拔尖的学生。

1937年，周世尧高中毕业后，本欲投身空军，虽经录取，只因家中母亲极力反对，最终没有去成。这时，国内各大学招生已近尾声，只有重庆大学正在招生，他报名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便和武汉考入的新生一起乘船到重庆大学入学。在重庆大学，由于他为人忠厚、秉性随和、乐于助人，热心公众事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因而，还在他大学一年级时，就被推选为当时的重庆大学学生为挽留时任校长胡庶华的辞职、并拒绝接受新派校长曹四勿继任的斗争而成立的“挽胡拒曹”大会的代表，向国民党教育部请愿，这时是1938年7月初。1939年1月他又被选为“重庆大学国立促进会”的首选代表，负责开展改国立的活动。在八年抗战期间，周世尧在大学中负责湖北黄陂同乡会的工作，曾邀请董必武同志去重庆大学做报告。1941年周世尧大学毕业，经沈乃菁老师（原重庆大学教授，当时已离开学校，在四川油矿工作）介绍到四川油矿工作。周世尧本是重庆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生，这样一出校门就改行了，并从此与石油工业的钻井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四川石油勘探处工作期间，他主要是随井队到各地打探井，其中在隆昌两道桥钻井的时间最长。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周世尧曾受聘于上海迁川的立达中学兼课，任高二年级的物理老师，每周去讲课一至两

次。立达中学在隆昌郊区胡家坝，距两道桥很近，往来还方便。这样周世尧除完成井队的工作外，又兼任高中的教学工作。他教学工作很认真，高中的同学们很佩服他。有一次期中考试物理试题，30多人的高二年级，竟每人各一套试题，使教师和学生叹服不止。周世尧也经常参加学生的篮球运动，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0年代的旧中国，石油工业刚刚起步，国内的钻井设备和专业技术都是比较落后的。周世尧抱着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摆脱国内钻井设备和技术落后局面的信念，准备出国。于是，他辞去了立达中学的兼课工作，专心准备出国考试。在他回到重庆处理工作期间，为了提高口语听力，经常看一些美国原文电影，并参加一些关于介绍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展览会的讲解工作。出国考试通过后，他抓紧时间治疗脚气和砂眼，怕到了美国不让登岸。1944年，周世尧和四川隆昌气矿的同事王丕业一起到了美国。周世尧在美国美孚爱迪可公司和吐兰大学学习钻井和采油。学习期间，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想方设法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快石油的开发速度。经多方交涉，终于为四川油矿购买了一台75型深井钻机，这便是我国石油钻井史上引进的第一台深井钻机。周世尧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曾经有美国人注意这位才华出众、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并以高薪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挽留他，但都被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那位美国人又说：“你仍然可以在中国为我们工作，我们包中国的油

井来开发”等。周世尧诚恳地回答对方说：“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这是你们的国家，我必须回国为我的国家效力”。

1948年初，周世尧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带着他为祖国引进的第一台深井钻机和渊博的学识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四川石油勘探处。同年秋季，四川石油勘探处负责人找他谈关于他的工作安排和待遇问题，确定暂时还是去隆昌徐家桥筹备钻深井工作，职务由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副工程师，工资不变，等一年之后再谈。当时周世尧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重庆大学愿聘他为教授，在这种情况下，周世尧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继续留在四川油矿工作。紧接着，周世尧就去隆昌投入了紧张的开钻前的准备工作。徐家桥在隆昌城郊，离隆昌县城四公里左右。在那里，他担任现场指挥，与民工一起挑石头、抬木头、修公路和盖简易办公房、工作间，亲自参加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凭着他的学识、热情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与全体职工一道取得了开钻的成功，创造了他回国工作的“开门红”。

1949年11月，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1月份解放军攻下重庆，成都和平解放，四川全面解放了。隆昌圣灯寺气矿有国民党土匪破坏矿区，抢劫财物，并当场击毙了矿上负责人王工程师，形势严峻。徐家桥井队离圣灯寺约两公里，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确保井队职工及家属的安全，在解放军没有到来之前。周世尧冒着生命危险与敌、匪展开了斗争，一方面组织全队员工昼夜护矿，另一方面他亲自去城里与新政

府领导联系要求派人接管井队。不久，新政府派来了以宋国鑫为首的一排解放军驻矿，并接管井队。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不顾个人安危，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表现出了一个爱国者的本色。

1949 年底，新中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石油会议，与会人员提议将四川油矿的周世尧及他引进的深井钻机一同调到玉门油矿参加会战，开发玉门油田。考虑到周世尧生活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天府之国——四川，西去玉门，恐有顾虑。石油总局的领导叫四川油矿的领导做好周世尧同志的工作，西北石油管理局的领导及同仁们表示热烈欢迎四川的同志去工作。当四川油矿的领导动员周世尧去玉门工作时，周世尧愉快地接受了调遣。周世尧同志讲：“我是搞钻井的，不用动员，我愿意服从组织需要，到戈壁滩去工作”。当时，西北地区条件特别艰苦，地处偏僻、气候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这种环境与四川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周世尧凭着他对石油事业执著的热爱，靠着他要为祖国石油工业奉献一生的坚定信念，告别了已初见成效的隆昌钻井现场，将西去玉门。在他的带动下，四川油矿的职工愿意跟随周世尧同志前往玉门油矿工作的人也不少，其中有工程师和技术员，有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快，一支 20 多人的钻井队伍组织起来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石油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1950 年 3 月 10 日，在军代表宋国鑫的主持下，矿上全体同志参加，周世尧与曾国琴举行了婚礼，并调回重庆矿总部工作。

在重庆，周世尧等同志经过三个月的钻机准备后，一行 30 人左右的职工和部分家属队伍于 1950 年 7 月中旬离开重庆乘船经武汉，再转乘火车向西北进军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交通运输极为落后，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到西安没有卧铺，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职工和家属们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累得精疲力竭，以至于周世尧的妻子晕倒在地。这样全体人员在西安休息了三四天后，再乘坐运货车奔玉门油矿，一路上晓行夜宿，经过三天的奔波于黄昏时到达兰州。在兰州饭店，周世尧同志等一行人员受到西北石油管理局领导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当时的康世恩局长、邹明局长及一些老同事们都去饭店看望来自四川石油局的同志们。在兰州大家休息了三天，就坐汽车去了玉门油矿。周世尧同志还买了一筐白兰瓜带到玉门，准备和玉门的同志们分享。汽车又走了四天才到了酒泉，由于玉门油矿没有空房，故所有女眷都先安排在酒泉住下。一路上，他们带着笨重的钻机，下了轮船乘火车、下了火车上货车，风餐露宿，每走一地都体验到了西北条件的艰苦，感受着与生活过的天府之国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在酒泉，周世尧同志领着调到玉门油矿的全体员工于第三天就去玉门油矿报到。周世尧同志的工作是玉门矿务局钻井大队副大队长，并兼任青草湾钻井中队的中队长，具体负责青草湾的钻井工作。不久，周世尧同志的妻子分到玉门矿务局财务科工作，安家于玉门南坪一所简易平房。青草湾离矿务局还有 30 多公里，井队人员除四川调来的 20 多人外，还有十几位重庆大学新分

配来的毕业生，其中有李虞庚、刘明修等，还有玉门矿务局的王进喜、郭孟和、薛国邦、马德仁等同志。这些人中可谓藏龙卧虎，后来闻名全国的“五面红旗”中的王进喜、马德仁、薛国邦都就在这个队里，李虞庚在这个队里从事技术工作。周世尧同志身上的担子重了，更加坚定了他创造奇迹的信心和勇气。由于此次钻井的季节是冬季，在此之前，我国冬季钻井还没有成功的历史。这个季节钻井，无疑给井队增加了难度，可周世尧同志此时却信心十足。经过细心的勘探和测量之后，钻井现场就设在了青草湾。为了抢时间了解井场情况，及时地处理一些技术问题，周世尧同志就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玉门冬季钻井，天气寒冷、风雪交加，全体钻井人员每人发了一件粗加工的老羊皮。他们顶风雪、战严寒，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首创了玉门油矿冬季钻井成功的纪录，受到了北京石油总局的通报表扬，写下了我国石油钻井史上光辉的一页。当时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康世恩曾鼓励周世尧同志说：“周世尧，如果青草湾出了油，我就把铁路修到你们玉门矿务局”。可见这一巨大成功，在石油发展史上起着多大的作用。

玉门冬季钻井的成功和局领导的表彰和鼓励，更坚定了周世尧同志为祖国石油事业献身的信念。西北肆虐的风沙不但没有令其屈服，反而练就了他坚毅的性格，怒吼的风声在他眼里就是这支石油大军庆功的礼炮。

在玉门油矿期间，周世尧同志曾和其他同志一起去新疆接收乌苏油矿。回来时，周世尧同志带了一些哈密

瓜干、杏干之类的土特产与队上的同志们共享。这件小事，后来王铁人常提及。王铁人说：“周大队长与工人有感情 没有架子 和工人打成一片。”

50年代，美国悍然侵朝，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周世尧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召开，踊跃给前线捐款捐物，把从拮据的生活中省下来的全部现款及从美国带回来的仅有的一台小收音机捐献出来，并坚持每月捐款直到战争胜利。职工们说：“周指挥本来生活并不宽裕，却能带头踊跃捐款、捐物，他的这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爱民的义举是值得我们每位同志学习的。”

1951年11月，西北石油管理局迁往西安，玉门矿务局调整组织机构。周世尧同志调到西安西北石油管理局矿务处工作。1952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于知识分子还特别强调思想改造。运动末期，对周世尧同志等少数几位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检查总结，目的是要求大家敞开思想，深刻认识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卸掉包袱、轻装前进，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建设祖国的石油工业。在康世思局长的主持下，周世尧同志胸怀坦荡，经过一次比一次的深刻检查，提高认识，首先通过了思想总结。三反结束后，周世尧同志的工作由矿务处调到西北石油管理局器材供应指挥部任副指挥。西北石油管理局要求管理干部熟悉生产过程，掌握生产技术知识，故定期进行业务学习，邀请赵仁寿同志讲地质勘探常识，周世尧同志讲钻井技术常识。周世尧同志

深入浅出、有系统、有条理地讲了两节课，受到听课各级干部的好评。在讲台前，他无拘无束，表达流畅，不用讲稿，用极富吸引力的语言，把理论与现场实践经验衔接得恰到好处，让听者感觉不是在接受深奥的知识，而是在聆听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因此，在广大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又增加了一堂课。

1953年初，西北石油管理局领导决定由周世尧同志负责西北石油管理局年度的生产、基本建设工程、器材、财务等项计划的编制工作，他协同计划处，组织各部门有关人员一起在局里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月，为了赶任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好机会，更是局领导对他的信任和培养。计划编制工作完成不久，石油系统各级组织进行了大改组，康世恩调升北京任石油总局局长，西北石油管理局撤消，周世尧同志随同康世恩调到北京工作，参加筹建我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这是石油工业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是石油战线急需大量人才的需要。就这样，他离开了西安到北京报到，由井场走上了讲坛，开始了为石油工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学工作。

筹建北京石油学院初期，没有校舍，就在清华大学办公，开始一边建校、一边学习，学习苏联的办学经验。那时人员很少，没有经验，任务很重，周世尧同志身兼数职：开发系系主任、钻井教研室主任、实验室负责人和教师。他从不讲条件、不问待遇、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勇挑重担，他一边向苏

联专家学习，一边自己认真编写教材，每天工作到深夜。为了把现场的经验写成教材，他经常跑现场收集资料。《人民日报》记者曾采访过他，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过周世尧同志的工作照片和介绍他工作业绩的专题文章。《成长中的北京石油学院》一书中对当时周世尧同志的工作有这样一段介绍：“钻采系主任周世尧同志，过去是钻井工程师，为了对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曾几次到北京图书馆收集各种中国古代二千年前祖先在钻井方面的成就，仔细描下各种图形编写在教材中，周先生原无教学经验，但由于努力钻研苏联教材，备课充分，和教师认真讨论并进行试讲，他的课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周世尧同志说：“过去看到现场干部的缺乏情况，更感到今天自己培养干部的责任重大。”周世尧同志虽然不是教师科班出身，可是凭着他那种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和坚持实践、取长补短的求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使他的课受到了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普遍欢迎，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石油建设人才。

1956年评定教师职称时，周世尧同志普升为正教授（国家三级），成为我国石油钻井专业的第一位教授，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见。这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也是光辉的一页。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周世尧教授的课不仅在石油院校赢得了赞誉，而且在石油第一线的现场，甚至在整个石油系统都是有一定声誉的。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期间，他曾兼任过现场工程师，到钻井井场解决一些生产

技术问题，先后曾到过云南、贵州、四川等石油现场工作。虽然周世尧同志已是教授，该功成名就了，可他却并没有停留在功劳簿上孤芳自赏，而是脚踏实地地为我国石油事业继续耕耘着、跋涉着。为了使学生们获得第一手材料，加深学生们的感观认识，有时他就把课堂设在井场，一个螺母、一根钻杆地详细介绍给学生。有时，学生的生产实习、毕业设计也都是他亲自安排。1958年，他还带领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参加了四川南充石油会战。

北京石油学院对外的接待任务较多，周世尧教授除了本身的教学工作之外，还经常接受一些接待外宾的工作。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带领外国专家参观学院各部门的建设情况，并向他们介绍学院的教学、生产、科研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周世尧教授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期间，先后带了十几位研究生，先后编写了《油井工程》、《钻井工程》等教材，以及《英汉油矿辞典》，为石油钻井、石油勘探提供了宝贵的外文资料。同时，他还组织创办了《石油勘探开发》、《石油钻井》及其他一些石油钻井专业方面的杂志，是石油钻井专业杂志的奠基人之一，在百忙中周教授还挤出时间翻译了一些外国文献资料，有的发表了，有的编入了教材，是我国石油钻井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61年，周世尧教授开始了他人生履历中的最后一次调动。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伴随而建的另一所石油高等学府——东北石油学院也在积极的筹建中，周世尧

教授又一次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生活比较舒适、安定的首都，来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创建东北石油学院。周世尧教授到东北石油学院之后，任东北石油学院石油开发系系主任、教授、院职工代表大会副主席。由于他是“九三”学社的社员，因而他还承担了大庆地区“九三”学社的召集人的工作。由于周世尧教授教授工作积极努力，曾被评为大庆会战红旗手。可是，周世尧教授的母亲年届八旬、三个孩子年幼、妻子多病，他们均在北京。石油部有关领导也考虑到周世尧教授家中存在着具体困难，曾于 1963 年将周世尧教授仍调回北京石油工业部情报室工作。石油部干部司也叫周世尧教授不要回东北石油学院去工作了。可是，东北石油学院的领导认为周世尧教授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暂时不能离开东北石油学院，便对周世尧教授讲：“你这时候回北京，无疑对东北石油学院是釜底抽薪”。当周世尧教授接到东北石油学院李镇静院长给他的信后，经过再三思考，认为学院党委对他不错，而且东北石油学院正值用人之际，不能昧着良心把工作放下不管，于是又匆匆回到了东北石油学院。从此，周世尧教授失去了调回北京的机会。

在东北石油学院，虽然工作地点变了，可周世尧教授的那种兢兢业业、雷厉风行、肯于吃苦、任劳任怨、乐于助人的工作作风没有变。他依然象创建北京石油学院一样，在这片未曾开垦的土地上，在没有文化交流的安达，开始了构筑东北石油学院的艰苦工作。在那个时代，他参加过“干打垒”的修筑、他去北大荒“拣过粮”、“挖过菜”在实验室建设中，他扛过实验设备。虽

然工作很繁重，但他没有说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靠着一种为祖国石油事业培养技术人才的坚定信念，又把根扎在了安达这块黑土地上。

周世尧教授重言传，更重身教。1963年，钻井60级学生到大庆管子站实习，学院没有汽车送学生到管子站，全体师生只能坐火车到萨尔图火车站（现大庆站），下火车后步行到管子站。周世尧教授亲自带头步行，徒步走到管子站。管子站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师傅都非常感动，钻井60级全体学生也非常感动。在管子站实习期间，周世尧教授不仅请现场技术干部讲课，而且他亲自讲解各种接头的区别标志、各种打捞工具的结构和功用、管子的修复和焊接等知识。通过管子站的实习，钻井60级全体同学反映：“这次实习，我们不仅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而且从周世尧教授的实际行动中，我们还学到了艰苦奋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这一堂生动的实践课，既教育了学生，也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在东北石油学院的教学中，周世尧教授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拟定不同的毕业设计题目，使学生们能发挥所长，以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周世尧教授的这一教学方法，大庆石油学院一直流传到现在。

1964年，搞四清运动，对干部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清理思想。人们对周世尧教授的评价是：“周世尧教授为人忠诚，襟怀坦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党、对人民、对事业无限忠诚，他为人正直，从不阿谀奉献，而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四清运动中，由

于当时的学院领导李镇静院长等掌握党的政策好，也就较顺利地过关了。

1965年，为了照顾周世尧教授的生活，他的老母亲、妻子、儿女从北京携家搬到了东北石油学院，从此，他又与家人团聚在安达。

1966年，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降临了。周世尧教授首当其冲，因为他是老教授，名气大、资格老、工资高，因“钻井祖师爷”的罪名成为运动的重点人物。更何况还有“四清”运动时留下的材料，虽经调查清楚，但还可以妖言惑众、蒙蔽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运动初期，不分青红皂白，凡是住在学院唯一的一栋小楼的人们，其中多数是从北京调来的教授，还有个别干部，通通被赶出楼，口号是：把工人师傅请上楼，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赶下楼。有的人住进平房，多数人赶到了“干打垒”中。周世尧教授一家迁进一所四面透风、阴暗潮湿的“干打垒”中居住。搬入“干打垒”后不到两天，就被操了家，其中几套旧西服和其他物品也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见证拿出来展览。

1967年下半年，有人提出复课闹革命，学生们要求周世尧教授再上讲台。周世尧教授为上讲台讲课，有时到大庆油田调研科技材料，碰到一些过去的学生，他们对他表示关心，这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给了他安慰和力量。在周世尧教授等被打成大大小小的黑帮时候，他们被充当了廉价劳动力，在农副业科劳动，扛180斤至200斤的麻袋，累得腰酸背痛，只能靠回家后喝点白酒舒舒筋骨，准备第二天再去扛。以后，周世尧教授又去学院

农场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长夜难明赤线天，“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日益嚣张，一个接一个的灾难降临在知识分子头上，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所谓暗藏的阶级敌人，刹时间周世尧教授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周世尧教授意识到自己恐怕在劫难逃，便对妻子说：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好好把孩子带大，将老人送回武汉，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等等。1968年8月13日，周世尧教授被强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草菅人命的深挖中，1968年8月21日周世尧教授不幸被迫害含冤而死。

1985年元月5日，由大庆石油学院成立了周世尧教授治丧委员会，向全国石油部门及周世尧教授生前友好和亲属发出了讣告，并于1985年元月15日在大庆石油学院为无辜受迫害至死的周世尧教授举行了追悼会。

周世尧教授的骨灰由其亲属子女于1992年迁至北京八大处福田公墓进行了入土为安的墓葬，周世尧同志至此可以瞑目安息了。

1998年5月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流金——记石油科技专家》一书中收录了周世尧同志的生前表现和业绩，肯定了周世尧同志为祖国、为石油工业和石油教育事业所做的无私奉献并载入史册，这一公正的历史评价，足以告慰周世尧教授在天之灵。

周世尧教授，一代中国石油事业开发的先驱，为祖国石油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的战士，中国石油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石油钻井专业史上第一位教授，我国第一台深井钻机的引进并投入使用的老专家，玉门石油第

一口冬季钻井成功的开创者。周世尧教授一片丹心，日月可鉴、苍天可表。安息吧！周世尧教授。

回 忆 文 章